

我的 心愿单

〔法国〕

格雷古瓦·德拉古尔 著

一梧 译



La liste de mes envies



我的 心愿单

〔法国〕

格雷古瓦·德拉古尔 著

一梧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心愿单 / (法) 德拉古尔著; 一梧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447-3690-9

I. ①我… II. ①德… ②一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39347号

La liste de mes envies by Grégoire Delacourt

Copyright © 2012 by Editions JC Lattè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JC Lattès through Ms. Sun Garance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212号

书 名	我的心愿单
作 者	[法国] 格雷古瓦·德拉古尔
译 者	一 梧
责任编辑	宋 旸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5.75
插 页	2
字 数	70千
版 次	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3690-9
定 价	22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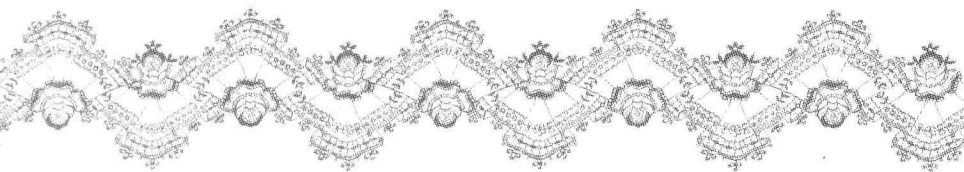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

献给坐在车头的女孩
是的，她就坐在那儿。

所有痛苦都可能经历，
所有痛苦都应该经历，
我们只能向前，只能爱上痛苦。

——弗朗索瓦兹·勒鲁瓦《心中的未来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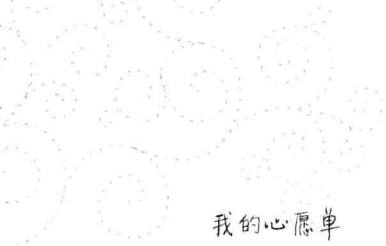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们总在说谎。

比如说，我知道我不漂亮。男人们喜欢凝视海水一般湛蓝的眼睛，他们恨不得身溺其中，好让别人来救他们，可我没有这样的眼睛。我也没有模特的身材，胖乎乎、肉墩墩的，要占一个半人的位置，普通身材的男人伸展双臂也抱不住我的腰。我不优雅，男人们不会对我低吟冗长的句子，不需要用停顿来掩饰他们的叹息。我不是那样的女人。我只会让人想到简短直接的表达，言语中只有骨头，没有血肉，听起来并不那么舒服。

这些我都知道。但是，在乔回家之前，我有时候会走进楼上的卧室，站在壁柜镜子前审视自己。我应该提醒乔把壁柜固定好，否则它有一天会倒下来把我压在下面。



我的心愿单

我闭上眼睛，慢慢脱下衣服，就像从来没有人脱过我的衣服一样。我每次都有点冷，甚至会打寒战。脱光之后，我会闭上眼睛等一会儿，慢慢地体味着，享受着，遐想着。这时候，以前家里散落四处的画册浮现在我脑海中，图画中的人体曲线真动人，随后我仿佛还看到色情杂志上裸露的躯体……

然后，我慢慢抬起眼皮，就像在做慢动作。

我看着自己：黑色的眼睛，小巧的乳房，腰上的赘肉，幽暗的丛林……我发现自己很美。我敢发誓，那一刻我很美，真的很美。

那一刻的美让我产生深深的幸福感，如此强烈！

那一刻的美让我忘记身外丑陋的世界，无聊的缝纫用品店，旁边美容美发店里双胞胎姐妹丹尼尔和弗朗索瓦兹的八卦新闻，还有她们的“大乐透”彩票；让我忘记一成不变的生活和生活中静止不动的事物；忘记这座可怕的城市，没有机场，灰蒙蒙一片，我甚至无法逃离出去。这里不会来陌生人，骑着白马的王子从不光临这

里，也不会偷走谁的心。

阿拉斯，有四十二万居民，四个大超市、十一个小超市、四家快餐店，还有几条中世纪风格的街道，一块威尼斯之镜大街的指示牌提醒着行人和健忘者：1775年7月24日欧仁—弗朗索瓦·维多克¹诞生于此。除此以外，还有我的缝纫用品店。

我赤裸着身子站在镜子前，似乎只要挥动双臂，就能优雅地、轻飘飘地飞起来，我的身体就会像小时候家里画册上的线条一样美丽，绝对跟画册一样美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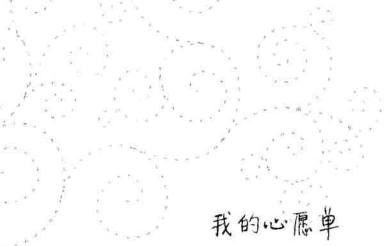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我一直不敢挥动双臂。

楼下，乔回家的动静总会惊动我，就像在我如丝般的梦幻上划一道伤痕。我赶紧匆忙穿上衣服，遮挡住身体的光彩。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很美，但乔从来都视而不见。

有一次，他对我说我很美，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。

① 1 欧仁—弗朗索瓦·维多克（1775—1857），冒险家、侦探，法国司法警察之父。——译注





我的心愿单

我当时二十出头，穿着漂亮的蓝色连衣裙，腰间系着金色腰带，仿佛一副“迪奥女郎”的派头。当时乔想和我上床，他用甜言蜜语脱去了我漂亮的衣裙。

您看到了，人们总在说谎。

因为爱情抵抗不住现实的残酷。



乔，乔瑟兰，与我结婚二十一年的丈夫。

他长得跟演员韦南蒂诺·韦南蒂尼¹一样帅，就像电影《假日奇遇》中口吃的米奇和《亡命的老舅们》中的枪手帕斯卡那样，下巴坚强有力，眼光深邃，皮肤黝黑，充满阳光；操着意大利口音，声音中带着柔和的颤音，让人听得如痴如醉，连老母鸡都会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只是我的“乔斯兰蒂诺·乔斯兰蒂尼”¹身上多长了十公斤肉，口音也无法让女孩们为之痴狂。

1990年哈根达斯公司在阿拉斯开设工厂以来，他一直在那里工作。他每个月挣2 400欧元，梦想着买一台

⑤ 1 韦南蒂诺·韦南蒂尼（Venantino Venantini，1930—），意大利著名演员。——译注



我的心愿单

平板液晶电视，换掉老掉牙的Radiola牌电视机，买一辆保时捷卡宴，在客厅里装一个壁炉，收藏詹姆斯·邦德的全套DVD光盘，买一块精工牌手表，再换一个比我更年轻、更漂亮的妻子。只是最后这一点，他没有对我说。

我们有两个孩子，实际上是三个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还有一个死孩子。

乔对我说我很漂亮的那个晚上，谎言让我丧失了理智、衣服，还有童贞，我们的儿子罗曼就是在那时怀上的。那是我第一次怀孕，成功率只有几分之一，但偏偏就命中了。纳蒂娜两年后出生，之后我再也没有恢复到理想体重。我一直很胖，像一个腹中空空的孕妇，一个充满气的气球，一个大气泡。

乔不再觉得我漂亮，不愿再抚摸我。晚上，他沉迷在电视节目中，吃着工厂里发的冰激凌，喝着33 Export啤酒。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先睡。

一天晚上，他突然叫醒我，一副痛苦的样子。他

喝醉了，哭个不停，我把他搂入怀中。那天晚上，纳黛日投胎到我肚子里，沉溺在我的肌体和忧伤之中。八个月后，当她降临人世时，浑身青紫，心脏已没有任何动静。只可惜她长着漂亮的指甲，长长的睫毛。我敢肯定，她一定是个美丽的姑娘，虽然我从没看到过她眼睛的颜色。

纳黛日降临人世的那天，也就是她离开人世的那天，乔没有喝啤酒。他在厨房里大喊大叫，乱摔东西。他说老天真他妈混蛋，连婊子都不如。他捶胸顿足，敲墙打门。他说老天不公平，给纳黛日的时间太短，活着的人应该他妈的抓紧时间享受生活。他嘴里念叨着纳黛日，不停地问“我的女儿，我的小心肝，你在哪”。罗曼和纳蒂娜吓得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从那天晚上起，乔开始幻想拥有美好的东西，好让生命中多些甜蜜，少些痛苦：液晶电视、保时捷卡宴、邦德的DVD光盘和一个漂亮女人。那段时期，他很伤心。

我的父母给我起名叫乔瑟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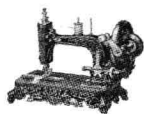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的心愿单

我和叫乔瑟兰的人结婚的概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，但我偏偏就嫁给了一个叫乔瑟兰的人。乔瑟兰和乔瑟琳，马丁和马蒂尼，路易和路易丝，洛朗和洛朗丝，拉斐埃和拉斐尔，保罗和保勒，米歇尔和米希尔。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概率。

可偏偏我就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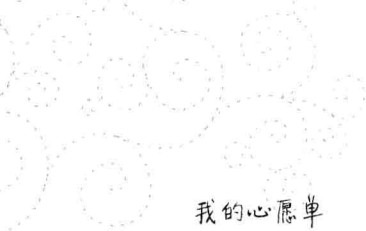


和乔结婚那年，我盘下一家缝纫用品店。

在那之前，我已在那家店里工作了两年。直到有一天，老板娘皮娅尔夫人用自己的牙齿辨认一枚象牙纽扣的真假时，不小心把它吞了进去。扣子顺着湿滑的舌头滑下去，卡在喉咙里，撑坏了周围的韧带，然后进入食道。她一声也没喊出来，我也没听到任何动静，扣子把她的嗓子塞得满满的。

她扑通一声倒地，我才发现出事了。

她摔倒的时候蹭翻了几个纽扣盒子，八千多枚扣子在小店里撒了一地。我发现她出事时，脑海中闪现出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：我要趴在地上几天几夜，才能把这八千多个滑丝扣、金属扣、木质扣、儿童扣、高级时装扣等等分门别类地捡起来。



我的心愿单

皮娅尔夫人的养子从马赛赶来参加葬礼，还建议我接手这个店铺，后来银行也同意了。1990年3月12日，我请了一个细心的师傅，把小店的门脸刷成“乔缝纫用品店——前皮娅尔缝纫用品店”。乔很骄傲，像刚刚获得奖章似的挺起胸膛对我说：“谢谢你，乔。乔也是我，也是我的名字！”

我看着他，觉得他很帅。我当时想，有这样的丈夫真是很幸运。

结婚后的头一年，我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我盘下了小店，乔在工厂里找到了新工作，罗曼也出生了。

可是那时，缝纫用品店一直在惨淡经营。我必须和四个大超市、十一个小超市竞争，还要承受周末市场上廉价缝纫用品贩子带来的压力。再有就是，经济危机让人们变得谨小慎微；另外阿拉斯当地人很懒，更喜欢购买成衣，而不是亲自动手做……

整个9月，我只卖出几个布标签和胶布标签、几条

拉链和一些针线，因为总有不愿意买新衣服而只想缝补往年旧衣的人。

圣诞节时，我只卖出几张面具纸样。公主纸样卖得最好，其次是草莓和南瓜的。男孩们喜欢的海盗纸样也卖得不错，去年卖得最火的是相扑纸样。

直到春天，店里都很冷清，只卖出几个缝纫盒、两三台缝纫机，还有几米布。我一边等着奇迹发生，一边织毛线活。我织出来的东西卖得挺好，尤其是婴儿襁褓，还有披巾和棉线衣。

每天中午12点到2点之间，我关上店门，一个人回家吃午饭。赶上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会跟丹尼尔和弗朗索瓦兹一起去英雄广场，在迷你咖啡馆或莱夫咖啡店的露天座位上吃个奶酪三明治。

这对双胞胎姐妹姿色出众。我很清楚，她们把我当作陪衬，好突出她们苗条的身材、细长的双腿和雌鹿般炯炯有神的双眼。她们向旁边单独或两个一起的男人微笑，她们搔首弄姿，有时还会娇声低语。她们的身体

发出一种信号，她们的叹息就像海上漂流的瓶子，有时某个男人会捞起其中一个，请她们喝杯咖啡，在她们耳边低声说些承诺，最后她们还是会失望而归，因为男人们都太缺乏想象力了。下午营业的时间到了，我们总是在回去的路上胡扯。丹尼尔说：“我受够了这座城市，感觉就像生活在历史宣传册中一样，啊，啊，真让人窒息。过不了一年，我就要去远行，去阳光灿烂的地方。我还要重新做一下乳房。”弗朗索瓦兹补充说：“如果我有了钱，就抛开现在的一切，立马抛开。乔，你呢？”

我希望变得漂亮、苗条，没人再对我说谎，包括我自己。但我没有告诉她们，我只向她们笑笑。这也算是在撒谎吧。

客人少的时候，双胞胎姐妹要么帮我修指甲，要么帮我吹头，要么给我做面膜，要么如她们所说，和我“进行谈话活动”。我呢，会给她们织贝雷帽或手套，可她们从来没有戴过。在她们的帮助下，我虽然很胖，但指甲总是修得很好，打扮总是很精细。我还知道了不